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六十三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鄭國風

女曰雞鳴 子衿

唐國風

山有樞

秦國風

車鄰

女曰雞鳴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琴之為樂出乎器入乎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葢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尚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六十三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鄭國風

女曰雞鳴　子衿

唐國風

山有樞

秦國風

車鄰

女曰雞鳴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琴之為樂出乎器入乎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盖琴則易良瑟則静好其聲尚

宮其音主絲士君子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故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蓋靜能勝欲好能勝惡靜好在德欲惡在色君子以道制欲則悅德而不好色小人以欲忘道則好色而不悅德鄭音好濫淫志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鄭人因時之不悅德而好色故作女曰雞鳴陳古義以刺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蓋有為而言也雖然琴瑟君子常御之樂亦有所謂不御曲禮親疾琴瑟不御是也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由是觀之青青子衿童子之服也嗣弦歌之音童子之職也弦歌之音謂之德音德

音謂之樂古者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信乎嗣音不可忘矣盖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古之教者必以樂而終始之后夔之教胄子文王之教世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大傳語治之序必成於樂是樂者其學之終始歟先王之立學校天子曰辟廱則辟之以禮廱之以樂天子之教也諸侯曰頖宮則禮樂半於天子諸侯之教也商之名學以瞽宗而主以樂教周之名學以成均而以大司

樂掌其法然則鄭之學校廢於鄉黨詩人責之子寧不嗣音豈為不知務哉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嗣音者樂之始干戚羽旄以為舞者樂之成也故内則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是童子之事必至舞而後成非特嗣音而已詩人責之以不嗣音而不及舞者以謂樂之始者且不知嗣之况為樂之成者乎

山有樞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陳之幽公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樂之過者

也晉之昭公有鍾鼓而弗鼓弗考有酒食而不日鼓

瑟樂之不及者也過則至於游蕩無度而宛丘刺之

不及則至於不能自樂而山有樞刺之由是觀之樂

雖不可過亦不可不及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好樂

無荒而已此與東鄰言瑟不及琴者琴則五弦瑟則

二十五弦言瑟不及琴舉大以見之也與儀禮鄉飲燕禮皆言左何瑟樂記言清廟之瑟以見琴同意言何不日鼓瑟而鐘鼓不言日者以琴瑟常御之樂故也與士無故不徹琴瑟同意

車鄰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我不樂逝者其耋

定之方中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則阪有漆君子所

以為樂也東門之墠曰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則隰有
栗君子所以為禮也漆為樂之飾而飾非樂也栗為
禮之物而物非禮也曲禮曰並坐不横肱則並坐者
禮也鼓瑟者樂也秦仲始大有禮樂之好是禮樂自
諸侯出非所以為美而車鄰美之者變中之美也昔
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為五
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而
天下治也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

之哀不自勝迺破為二十五弦堯使瞽瞍拌其弦而
十五之命之曰大章舜益之為二十三弦莫不寓君
父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絜齊人情而使之溥壹於
行也爾雅大瑟謂之灑而郭璞以八尺一寸為長尺
有八寸為廣豈大瑟邪風俗通以五尺五寸為器豈
其中者邪爾雅徒鼓瑟謂之步然則鼓瑟鼓簧豈徒
鼓之謂乎

樂書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六十四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秦國風

車鄰

陳國風

宛丘　東門之枌

小雅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車鄰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玄天道也黃地道也天道用九而九者陽數之窮也地道用六而六者陰數之中也黃於色為中而黃則美在其中發而為中聲者也笙竽之為物以匏為母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吹笙竽則簧鼓矣然笙之大者簧十有九小者十有三而竽則三十六簧焉三九陽數也十陰數也大笙之數九金數也而以陰十主之金土合數也小笙之數三木數也而以陰十主之木土合數也竽三十六簧水數也長四尺二寸水火合數也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笙簫為堂下之樂則鼓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甚盛之樂也先鼓瑟後鼓簧與關雎先琴瑟後鐘鼓同意秦仲有禮樂之

好如此而國人又悅之欲其與之及時娛樂豈非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哉晉之昭公有財不能用不足以為禮有鐘鼓不能樂不足以為樂國人莫不哀而刺之與夫車鄰悅而美之豈不有閒邪

宛丘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革音鼓冬至之音也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葢謂

之缶則缶之為器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聲之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麋鞈冥缶而鼓之是以易之盈缶見於比用缶見於坎鼓缶而歌見於離詩之擊缶見於宛丘是缶之為樂自唐至周所不易也昔秦王為趙王擊缶亦因是已孰謂始於西戎乎今夫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陳之幽公游蕩無度不釋冬夏而為之擊鼓於宛丘之下又擊缶於宛丘之道是嗜音而不知反者也既值

所執之鷺羽又值所建之鷺翿是常舞而不知反者也豈特合樂於野而已哉彼其所樂如此然而百姓不厭而苦之未之有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男子正位乎外女子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男子業耕女子業織生民之常職也蓋上為一下為二故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無冬無夏鼓舞於宛丘之道則國人更化而從之男子非特不正乎外以業耕而婆娑於枌栩之野女子非特不正乎內以業織而婆娑於日中之市及其久也非特男女棄其舊業而已雖國人亦越以𩣡邁然則風化之所行有以動蕩其心感移其俗亦豈有

善惡之間哉爾雅曰婆娑舞也詩言婆娑則舞而已序兼歌言之者言歌不必見舞言舞則歌在其中矣詩序曰永歌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鹿鳴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卦有八離居一焉音有八絲居一焉離馬也而與蠶

同祖則其音絲而已易曰離麗也麗以離為體離以麗為用故大琴謂之離以其聲有所麗而明也大瑟謂之灑以其聲有所麗而澤也大笙謂之巢以其列管匏中施簧管端鳳巢之象也小笙謂之和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由是觀之凡所以作樂者古人皆以為鼓則所以作琴瑟笙簧謂之鼓不亦可乎文王之燕羣臣嘉賓始則鼓瑟吹

笙吹笙鼓簧者以其樂主盈遇之之誠有加而無已也終則鼓瑟鼓琴先瑟而後琴者以反為文示以有常而無變也吹笙鼓簧鼓瑟鼓琴皆兩言之者以笙簧琴瑟大小備舉故也笙簧象物生而有所示故以示我周行終焉琴瑟君子以樂心而已故以燕樂嘉賓之心終焉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記曰中心須斯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蓋禮之於賓主義之於君臣文王之於羣臣不以君臣之義接之

而推賔主之禮以待之雖和樂且湛亦不出禮之防閑而已與賔之初筵所謂其湛曰樂豈異致哉

四牡

四牡勞使臣之来有功而見知則說也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序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葢君之於使臣有事功之勞不有以知而勞之不足

以全君臣之道使臣之於君既受命於聘好不能延譽於四方不足以全忠信之德遣之勞之者禮也歌詩以叙其情者樂也君之於臣必先遣而後勞序詩者必先勞而後遣蓋所以示勸也

樂書卷六十四

樂書卷六十五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小雅

常棣 伐木 采薇 出車

杕杜 彤弓 菁菁者莪

常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琴瑟同音而相合而妻子好合如之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塤篪異音而同和而君民之和如之故曰天之牖民如塤如篪常棣主燕兄弟而言妻子者以至于兄弟必自刑寡妻始故也板主言君之於民而言天者以君之所為天實使之故也是詩先瑟後琴者以弦多寡序之與鹿鳴鼓鐘鼓瑟鼓琴同意關雎先琴後瑟者以音大細序之與女曰鷄鳴琴瑟在御同意車鄰言

瑟不及琴車舝言琴不及瑟詩人之意各有所主爾

伐木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傳曰坎坎蹲蹲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之樂也古者作樂始於鼓以作其聲終於舞以動其容坎坎鼓我則發諸聲音而以反為文也蹲蹲舞我則形諸動静而蹈厲有節也人道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文王燕朋友故舊而為樂至此亦仁之至

義之盡也竊嘗究周官燕樂鐘磬教之於磬師笙鐘供之於笙師奏其樂以鐘師舞其樂以旄人歈而歌之以鞮鞻氏儀禮之燕禮樂人設縣小臣何瑟面鼓工升卒歌笙入立奏下管新宮若舞則勺是燕以示慈惠而樂固無不備舉矣觀文王燕羣臣於鹿鳴其樂不過笙簧琴瑟燕朋友故舊於伐木其樂不過於鼓舞至於常棣燕兄弟未嘗及樂其故何哉以伐木考之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而以鼓舞繼之是燕兄弟

固未嘗無樂也不然常棣之詩何以謂之和樂且孺且湛哉鹿鳴不言鼓舞非無鼓舞也伐木不言笙簧琴瑟非無笙簧琴瑟也蓋亦互備而已

采薇　出車　杕杜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文王之時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西攘昆夷

之患北伐玁狁之難方出而行師則將役均在所遣故歌采薇以遣之所以一貴賤之心也與荀卿所謂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同意及旋而班師則尊卑不可不辨故歌出車以勞率歌杕杜以勞役所以明貴賤之分也與禮記所謂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同意天地之於萬物出乎震所以遣之也歸乎坎所以勞之也文王之於將役致義以遣之致仁以勞之亦何異此遣之勞之之禮也必歌詩以樂之樂也

彤弓

鍾鼓既設一朝饗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鍾鼓既設一朝醻之

古者諸侯有功於王室天子非特賜之彤弓以旌之抑又行獻醻酢之禮以禮之設鍾鼓之樂以樂之也周官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合奏鍾鼓鎛師凡饗祀鼓其金奏之樂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饗食亦如之由是觀之饗禮不終朝以訓恭儉要之賔主百

拜而酒三行其樂未嘗不合奏鐘鼓也然錫彤弓必因饗禮笙師饗射共笙鐘之意也鐘師饗奏燕異禮而同樂是燕亦以鐘鼓為主也觀文王之燕羣臣其樂有及於琴瑟笙簧燕朋友故舊其樂有及於鼓舞然則饗樂固與燕同是詩特及鐘鼓者非不用琴瑟笙舞也所主者鐘鼓而已先言饗之次又右之與周官大柷以享右祭祀同意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
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文武之學曰辟廱成王之學曰成均而大司樂掌其
法焉蓋辟之以禮廱之以樂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學
校之教也成王有改辟廱之名無變辟廱之實其長
育人材而成之者亦不過禮樂而已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有儀者禮也樂之者樂也然則禮樂豈不為君
子之深教歟樂且有儀序所謂樂育材也我心則喜

序所謂天下喜樂之也辟廱之制環之以水則所謂中沚辟廱之實也以中為義成均之實也諸侯之制半於天子其學謂之泮宫魯頌泮水之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芹所以喻禮繼之以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以為樂天子諸侯之制雖不同其教昌嘗不一本禮樂哉六月之序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而不及樂何也孔子曰不能樂於禮素樂記曰知樂則幾於禮矣古之育人材以立於禮為始以成於樂為終是

足於禮者未嘗不知樂足於樂者未嘗不知禮詩兼
始終言之序特原始稱之而已

樂書卷六十五

樂書卷六十六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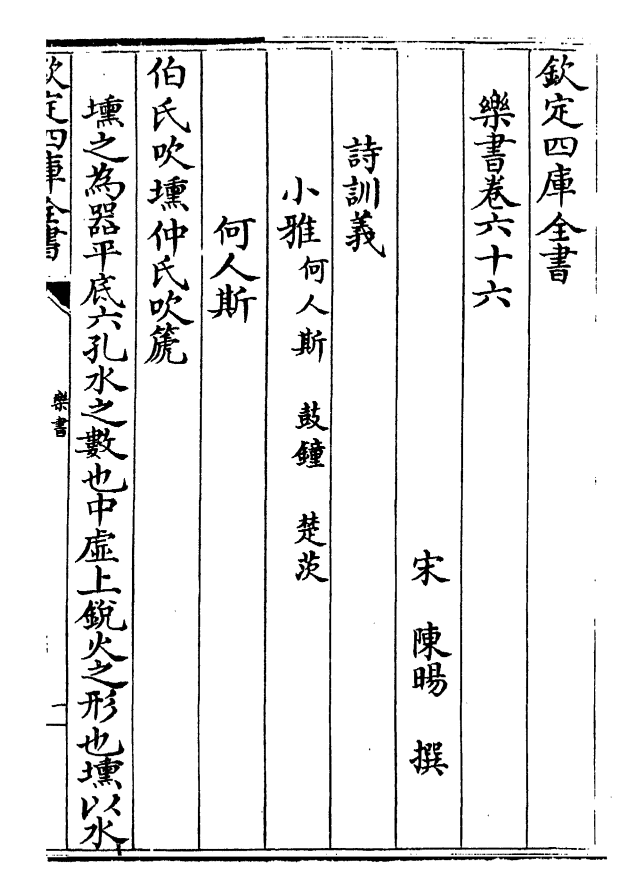
小雅何人斯　鼓鍾　楚茨

何人斯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壎之為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鋭火之形也壎以水





火相合然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然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蔟夾鍾一要宿中聲之和而已先儒謂圍五寸有半長三寸有半蓋取諸此篪之為器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於陰數而已要皆有翹焉一孔上達寸有三分而横吹之篪為不齊者也爾雅曰大塤謂之嘂大篪謂之沂器則六孔交鳴而喧譁沂則出於一孔而其聲清以辨也土王於長夏而壎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竹王於仲春而篪竹音也

有仲氏之意焉故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箎板詩曰天之牖民如壎如箎是壎箎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焉觀周官小師教塤瞽矇播之笙師兼箎而教之詳於塤畧於箎者以塤主倡始不得不詳箎主和終而已不得不畧不亦寓伯仲之旨乎昔暴公之於蘇公以義相友有兄弟之親以情相歡有塤箎之樂是雖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真餘耳之光初蕭朱之隙末也喪其本心亦已甚矣譙周曰

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由是觀之豈詩人因其所善取譬耶世本曰暴公作塤蘇公作篪是不知塤篪之作其來尚矣壎又作塤篪又作䶵者焉金方而土員水平而火鋭一從熏火也其徹為黒則水而已一從員則土之形也篪本起黄鍾之龠如笛而三孔所以通中聲也篪或作䶵者與龠不齊故也

鼓鍾

鼓鍾鏘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懐允不忘鼓

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鼓瑟鼓琴

周官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禮記晉平公鼓鐘杜蕢聞鐘聲曰安在爾雅曰徒鼓鐘謂之脩蓋鼓鐘之詩刺幽王為流連之樂鼓作其鐘於淮水之上樂而忘反者也非持鼓鐘以自娛抑又伐鼛以勞人而琴瑟笙磬管籥之樂無不備舉亦異乎

先王所為而已昔齊景公欲為流連之樂而晏子以謂先王無是之樂卒能出舍於郊興發以補不足作徵招角招君臣相恱之樂是得易所謂冥豫成有渝無咎者也幽王流連而不知反曾齊景公之不若詩人如之何不刺之邪

笙磬同音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妙有以通八卦之徳顯有以類萬物之情故離音絲其發為琴瑟震音竹其發為

笙乾音石其發為磬周官眡瞭掌擊笙磬笙師掌共鐘笙之樂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是磬與笙同為陽聲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鐘與笙則一陰一陽而已鼓應笙之鐘而笙亦應之也笙磬作於堂之上下異器而同音笙鏞均作於堂下異音而同樂此書詩所以異致歟鼓鐘欽欽雖敬而有不足之意鼓瑟鼓琴則先大後小皆以反為文者也笙磬同音則聲應相保而為和以雅以

南以籥不僭則節之以中聲而不亂皆不至慢易以失節者也言以反為文刺幽王之不知反言不至慢易以失節刺幽王之不知節陳善閉邪之道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雅者中國之樂也南者南夷之樂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萬武舞也籥文舞也謂之雅則聲音節奏合於雅言雅則頌可知矣謂之南則南夷之樂言南則三方可知矣籥則文舞言籥則萬可知矣華夷之樂雖殊

要之播於中聲之籥而執以舞之則聲容有節而不僭矣先王作樂崇德始也鼓鐘以致其敬中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致其和終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以致其節周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大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禮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蓋敬勝則乖而離必以和濟之語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之意也和勝則蕩而流必以節正之語所謂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之意也作樂終始不

失乎禮周官所謂樂禮是已若然庸詎有流湎慢易之患耶幽王徒有是樂而無徳以宜之鼓鐘之刺曷可已哉

楚茨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文不行故主減與盈者禮樂之情也以進與反者禮樂之文也禮儀欲其既備是禮主其減而以進為文也豈卑者舉之聲者與

之之意歟鐘鼓欲其既戒是樂主其盈而以反為文也豈高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古之行聘禮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日莫人倦而不敢惰得非禮儀欲其既備耶以鐘鼓奏九夏而終之以祴夏驁夏九叙惟歌而終之以戒之用休得非鐘鼓欲其既戒耶禮樂所施如此則其用於祭祀以交神人亦何獨不然盖賢君子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

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楚茨之詩君子思古之賢君得四海之懽心而與之祭祀我孔熯矣式禮莫愆致誠信忠敬之謂也苾芬孝祀奉之以物之謂也禮儀既備道之以禮之謂也鼓鐘既戒安之以樂之謂也孝子之心如此而已此所以孝孫徂位工祝致告也祭義曰反饋樂成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喻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此之謂歟

樂書卷六十六

樂書卷六十七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小雅 楚茨 甫田 車舝 賓之初筵

楚茨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惟聖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故祭之日樂與哀

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樂之所以迎來哀之所以送往也然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反樂而不哀者豈孝子之情也哉哀以送往孝子之心也鼓鐘送尸先王之禮也以禮廢心則不仁以心忘禮則不智二者並行夫然後全之盡之也周官大司樂凡樂事尸出入則奏肆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鼓鐘送尸庸非奏肆夏之樂乎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

籩豆及以樂徹亦如之則諸宰君婦之徹有樂可知矣古之作樂鐘鼓既設未嘗不終之以舞則送尸之樂雖不言舞以鐘鼓見之也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鼓樂送尸神保聿歸繼之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禄豈非鼓舞以樂皇尸與天下樂之之意耶

樂具入奏

周官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鼓蓋樂之用於天下明則有燕饗幽則有祭祀先王於祭祀之末既歸賓客之俎矣又能備燕私以親諸父兄弟則仁之至義之盡也樂也者不過樂斯二者而已宗廟之禮既畢復具入奏於燕私之所則鐘鼓備設所以親同姓成和樂也湛露天子所以燕諸侯其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亦此意歟古之作樂奏黄鐘者必歌大呂舞雲門奏太蔟者必歌應鐘舞咸池言樂具入奏則歌舞

具舉豈特鐘鼓而已哉

甫田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古者有事於釋奠祭先師有事於瞽宗祭樂祖養老祭先老執爨祭先炊馬祭先牧食祭先飯然則於田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葢備物而祭之者禮也作樂而御之者樂也然離音絲而琴瑟以之南方之樂也坎音革而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

事而陰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陽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生甫田之御田祖必琴瑟擊鼓者以自冬徂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作是樂以御之各有度數存焉用是以祈甘雨則陰陽和百穀生其於介稷黍穀士女也何有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又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詩推之攸介攸

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則蜡以息民之祭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則祈年之祭也於蜡祭言禮以見樂於祈年之祭言樂以見禮詩人之法言也

車牽

四牡騑騑六轡如琴

鄭風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則琴常御之樂也衛風曰公庭萬舞在前上處則舞前處之樂也以六轡御

四牡和正而有節無以異於常御之琴故車牽以如琴言之兩驂在前疾徐而有節無以異於前處之舞故太叔于田以如舞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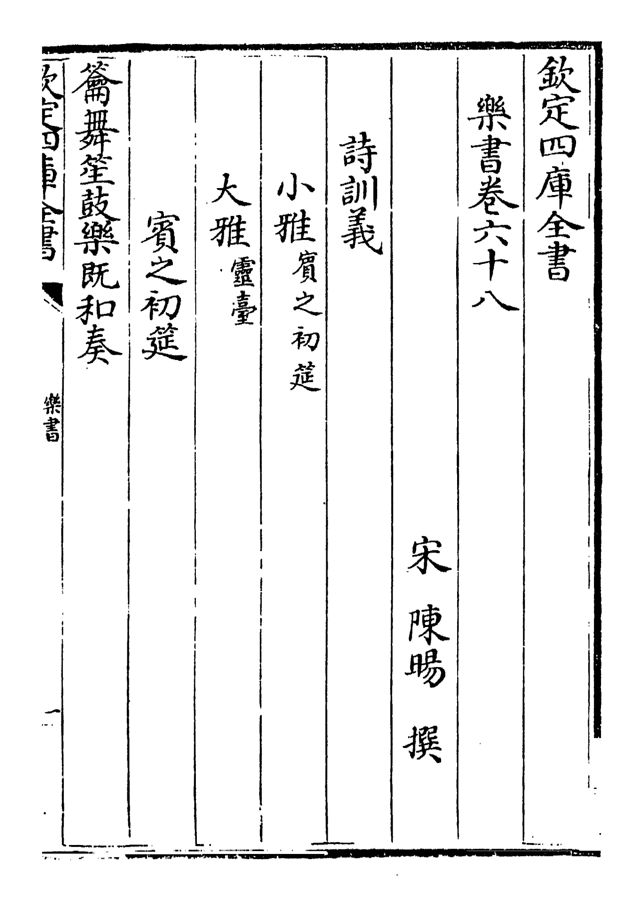
賓之初筵

鐘鼓既設舉醻逸逸

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為然周官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盖

賓之初筵鐘鼓既設不過奏王夏騶虞而已奏王夏明其大一統也奏騶虞明其樂仁而殺以時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詢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大射記鐘人以鐘鼓奏陔夏大司樂奏王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奏王夏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考之大射記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

鼓在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鼓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以奎瑟歌鹿鳴三終下管新宫三終舉旌以宫偃旌以商始奏肆夏中奏貍首卒奏陔驁是詩特言設鐘鼓者舉大以該之也彤弓言鐘鼓既設爲饗有功諸侯故此言鐘鼓既設為大射擇士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六十八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小雅 賓之初筵

大雅 靈臺

賓之初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

道生一則奇而為陽一生二則偶而為陰二生三因陰陽參合而為冲氣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律度量衡所出陰陽冲氣所宣一籥之實所不能述而冊之所書亦不能記也伊耆氏用葦以始之後世用竹以易之律度所生陰陽合焉所以通中聲也故大者謂之産以其聲生出不窮也小者謂之箹以其聲不至流縱也中者謂之仲則適細大之中而已要之皆道春分之音應文舞之節也周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鼓羽籥之舞笙師掌教龡笙籥則舞

羽籥所謂籥舞也鼓羽籥之舞而以笙師教龡籥焉所謂笙鼓也笙師凡饗射共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則燕射之樂籥舞笙鼓無所不備此儀禮所謂蕩在建鼓之間蓋所以備和奏洽百禮矣然笙之為樂有配鐘言之書所謂笙鏞以間是也有配磬言之鼓鐘所謂笙磬同音是也有配瑟言之鹿鳴所謂鼓瑟吹笙是也有配歌言之儀禮所謂歌魚麗笙由庚是也由此推之笙之於八音固無所不應豈特應鼓而已哉觀燕

射之禮樂人設縣射人告具工歌三終左瑟面鼓卒
而奏陔舞勺凡所以言其志永其聲動其容者靡不
具焉是詩特以籥舞笙鼓為言舉終始以見之也大
司樂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
矢舞故賓之初筵始言大射之禮而曰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繼言燕射之禮而曰賓
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各奏爾時是大司樂之
諸侯既同之射夫也樂師之射夫入又之室人也射

雖不同如此其執弓矢舞曷嘗不一哉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先王未嘗不用盟也所不貴者屢盟而已未嘗不用舞也所不貴者屢舞而已書譏常舞詩譏屢舞其致一也蓋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況幽王飲酒不以禮而臣下化之至於屢舞如此豈足怪哉陳幽公之民男子休耕農而野舞女子休蠶織而市舞序

詩者推本風化之所行而刺之然則幽王飲酒無度
天下化之固勢所不免也古人皆以幽謚之豈其均
有不智之實耶

靈臺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先王於此
以脂者膏者為牲以贏者羽者鱗者為筍虡擊其所
縣而由其虡鳴則虡之為器中實虛焉樂之所由出

也惟道集虛而文王之道寓是焉橫謂之筍筍上設版謂之業以象業成於上樂作於下而文王之業寓是焉今夫木之性仁檜之為木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以曲而會之故音會計之檜樅之為木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以直而從之故音從容之樅而文王以德行仁如之物大謂之賁道大謂之路賁異於路鼓者事之生作之大故也凡樂象成民功為大夫鐘謂之鏞者以其能考民功之大故也文王有靈德

妙之而為道顯之而為業茍不假仁以行之則民亦孰知其為靈而樂附之耶傳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故也由是觀之文王之德所以降而在民散而在物民物共由之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以德行仁之效也作樂以形容之其詩曰不宜古者作樂所以道陰陽之和者也文為陽而鼓所以作陽聲也武為陰而鐘所以聚陰聲也文王以文治故靈臺之樂先鼓而後鐘武王以武

功故執競之樂先鐘而後鼓惟其時物而已然文王之樂以鼓鐘言之則大矣而未備至武王然後磬管將將成王然後簫管備舉此靈臺所以列於雅執競有聲所以在頌也

於論鼓鐘

鼓者冬至之音其大麗似天鐘者立秋之音其統實似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鐘鼓樂之器而樂非器也有精微之義存焉然鐘鼓不論吾無以知其義

矣古之論樂者論倫無患則論其情而已非論其義也其文足論而不息則論其文而已亦非論其義也論其義則得之於耳而心喻之得之於心而神受之豈特悅其鏗鏘而已哉荀卿曰鐘鼓以道志於論鼓鐘則以意逆志為得之矣莫非鼓也而大者謂之賁莫非鐘也而大者謂之鏞於論賁鼓其義見於作大事也於論維鏞其義見於考大功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而始附之者以其有事

功之大素信於民故也文王之樂其琴瑟笙簧見於鹿鳴其鼓舞見於伐木是詩特詳於鐘鼓者舉其大而已此大雅言樂所以異於小雅歟

於樂辟廱

夏后氏以序名學則主以禮射而畧於樂商人以瞽宗名學則主以樂教而畧於禮周人兼而用之而名其學以辟廱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為禮廱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為樂辟廱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

以同人心出治道其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何有
蓋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以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者也故樂吾成已之道自仁之於父子充之至
於聖人之於天道樂吾成物之道也自盡人之性推
之至於盡物之性道志道事以詩書道行道和以禮
樂樂吾允文之道也受成出師資之以為謀反奠獻
馘歸之以為功樂吾允武之道也文王之道見於雝
雝在宫者不以善服人而以善養之及其卒也壯者

抗強行之志而有造老者激己惰之氣而無斁樂道之效至於如此豈特樂輪奐而已哉文王立辟廱於豐武王廣之於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中心悅而誠服皡皡如也彼亦孰知其樂為哉魯僖公之頌思樂泮水言采其芹不過樂其禮教而已語其道則末也鐘鼓言於論辟廱言於樂必兩言之者所以歎美之有言之不足之意故也

樂書卷六十八

樂書卷六十九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大雅靈臺　行葦　假樂　卷阿

靈臺

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中庸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生焉則

鼉之為物其性静而惡聒喜夜自鳴而已蓋出乎黽之類其聲大而遠聞者也國語曰矇瞍修聲蓋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聾聵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之司視而掌火矇瞍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聽而鼓樂則矇者非無目也有蒙之者焉瞍者可使幾聲審吉凶者也鼉鼓逢逢而樂得其性如此則文王靈德所及深矣以矇瞍奏公而形容之則樂之象成豈私樂吾一身為哉必有以樂人物遂性而已此所以不言事而言公也然雅為王政之興

頌為王功之成靈臺言樂止於鼓鐘者原王政之所由興故也維清所奏及於象舞者要王功之所自成故也

行葦

或歌或咢

徒歌謂之謡徒擊鼓謂之咢歌起於嗟歎之不足適心之所可而已樂之正也咢則有逆於心而喧焉徒擊鼓而為之非樂之正也或歌於堂上或咢於堂下而樂之正與不正者靡不具舉其於養老也亦可謂

至矣或獻或酢或燔或炙養老之禮也或歌或咢養老之樂也

假樂

假樂嘉成王也

人之百骸假皮以自營又假物之皮以營其外二者胥假也眞則至矣無所復假然欲有所至必有所假馬故假舟楫而絶江河假輿馬而至千里此假樂所以為至於樂也葢立人而不忘我之謂仁立我而不

忘人之謂義周之興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生民推之以配天所以盡尊尊之義也周家忠厚本於仁及草木而行葦推之以睦族所以盡親親之仁也積而至於既醉之太平鳬鷖之守成則仁之至義之盡也樂也者不過樂斯二者而已成王能持盈守成至於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樂之實兆於此矣語其至於樂其在於假樂之嘉乎莊子曰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假樂君子宜民宜人與人和者

也受禄于天自天申之與天和者也天而不人人而不天皆非所以為至所謂至於樂者天人之樂兼備而已故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卷阿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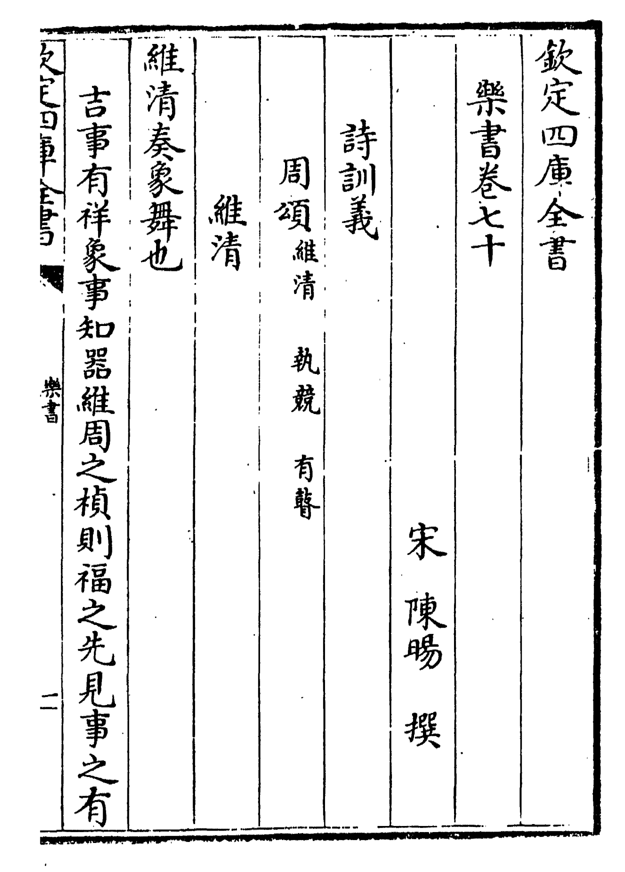
德音之謂樂咏其聲之謂歌樂為歌之實歌為樂之文記曰歌之為言長言之也說之不足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矢詩不多言之不足之謂也維以遂

歌長言之謂也歌之為樂出於民性自然非可以强為也治民至此其治之至歟觀禹之時六府三事允治未有不自乎不得賢以為已憂矣蓋人君之於賢有卷阿屈納之禮賢者之於民有飄風化養之道有化之道則其德成而四方以為則此三事之所自成也有養之道則其政舉而四方以為綱此六府之所自成也周自后稷教民稼穡公劉厚民事則六府固已修矣民德歸厚見於伐木俾爾單厚見於天保積

而至於忠厚之行葺則成王復何為哉作樂以歌其成而已夫然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名康公三篇之戒終焉此九叙惟歌繼之以戒之用休俾勿壞之意也然其戒始於公劉之厚民事所以急先務也終於巻阿之求賢所以急親賢也堯舜仁智不過如此是則名康公之於成王亦伊尹俾厥后惟堯舜之心歟傳曰歌者直已而陳德由是知名康公矢詩以歌之雖曰樂成王治功之成亦所以直已而陳

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異矣

樂書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七十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周頌維清　執競　有瞽

維清

維清奏象舞也

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

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知器者也以吉事之祥寓於象事之器則文王之舞所以象成者孰非有天下之象耶樂記曰樂者非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既集也以未既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箾南蓋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鐘鼓舞象於堂下其所形容者熙邦國

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肇上帝之禋而已未及於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楨豈過是哉先儒以象為武王樂誤矣

執競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

古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故商之功成在成湯其詩曰衎我烈祖繼之以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周之功成在武王其詩曰無競維烈繼之以鐘鼓喤喤磬

筦將將蓋鞉鼓淵淵則聞之必遠象其能廣祖之聲教也嘒嘒管聲則作之必備象其能成祖之事業也鐘鼓喤喤則聲之美以象武王之烈至是而充實也磬筦將將則聲之大以象武王之烈至是而輝光也傳曰夫樂象成者也如此而已然鐘與鼓應則磬與筦應矣小雅曰笙磬同音周官磬師掌擊笙磬由是推之筦雖不一而應磬之筦則笙之筦而已磬筦將將非笙磬同音而何荀卿亦曰從以磬管鐘鼓喤喤

為武王之美而鼓鐘欽欽反為幽王之刺者以幽王
作流連之樂而不知反其音比於慢矣故言欽欽之
敬以刺之周頌作笎商頌作管者蓋伺末為司探本
為官笥於禮器為末管於樂器為本故也自探樂器
之本言之謂之管自完十二律之管言之謂之笎其
實一也爾雅曰鍠鍠樂也或從口主聲言之或從金
主器言之其為樂之美一也
有瞽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故作樂於明而合祖於幽彼其所作非苟然也蓋亦有循體自然而已然周之作樂文王見於靈臺維清武王見於執競與武豈始作於有瞽耶其所以言始作者作備樂故也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庸非始作備樂以合乎祖之謂歟雖然有瞽特作於宗廟之中非郊兵之祭也

故止言先祖是聽而已作樂而合乎先祖之聽豈徒為鏗鏘以樂吾心哉實有以形容祖之功德合乎祖之所聽故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周官瞽矇之職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其言有瞽有瞽兼上中下瞽而言之也盖瞽之字上從鼓以其主於鼓樂故也下從目以其下目一於聽故也其來則大司樂詔之其歌則大師帥之

相之則在眡瞭焉孔子言相師之道豈非眡瞭之職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盖有眡瞭相之不待及階及席而已商人以瞽宗名學周之主以樂教者祭之瞽宗必言在周之庭明非商學故也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虡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虡飾以臝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

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横之設以崇牙其形

高以峻虡則植之設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

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

璧垂羽是也蓋筍虡所以縣鐘磬崇牙璧翣所以飾

筍虡夏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翣

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所以言設業設虡崇牙

樹羽也喪禮旌旂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

翣而與筍虡同者為欲使人勿知有惡焉爾靈臺之

詩言虡業而不及管言維樅以爲崇牙而不及樹羽爲其非作備樂故也靈臺先虡而後業是詩先業而後虡者虡於業爲大業於虡爲小文王之樂大矣而未備故先其大者成王之樂不舉小不足以見其備故先其小者

樂書卷七十

樂書卷七十一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應田縣鼓

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周官大師大祭祀

令奏鼓𣋹大饗亦如之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𣋹盖
鼓小鼓之𣋹小師之職也祭饗用焉大師則令之而已
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鞞在其東南鼓一建
鼓在其南東鼓朔鞞在其北大射有朔鞞應鞞是詩有
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為𣋹則朔鞞𣋹鼓皆小鼓也以其
引鼓故曰𣋹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𣋹周禮有
𣋹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異而實同也先
儒謂商人加左鞞右應以為衆樂之節盖亦有所受之

也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是也然縣鼓本出於建鼓則縣鼓大鼓也應田縣鼓則先小後大所以為備樂也設業然後設虡亦此意歟記曰其功大者其樂備言其備樂如此則功可知矣鄭氏以田為上報非也

鞉磬柷圉

爾雅大鼗謂之麻 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大磬謂之毊

以其聲清而高故也柷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圉於樂能以反為文非特不失已也有禁過之義焉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止者戒之於早也敔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籈者潔之於後也傳曰柷敔者終始之聲斯言信矣蓋鼗所以兆奏鼓堂下之樂也磬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上堂下之樂備奏其合止有時制命於柷圉而已書曰戛擊禮曰楷擊樂記曰聖人作為控楬荀子曰鞉

柷拊椌楬似萬物則柷圉以椌楬為體椌楬以楷擊為用也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鞉柷椌楬為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似之誤矣柷圉椌楬一物而異名荀卿以柷椌離而二之亦誤矣鞉又作鼗者鞉兆在右右之也鼗兆在上先之也圉又作敔者以其樂而止之故為敔以其禁樂之過焉故為圉其實一也周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掌教鼓鼗柷敔

塤篪管㸑朦掌播鼗柷敔塤簫管是皆先鼗而磬次之先柷敔而簫管次之是詩言鼗磬柷圉繼之簫管備舉固作樂之序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大簫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謂之筊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大管謂之簥以其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篎以其聲小而深也其中謂之篞則其聲不大不小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

水中也蓋簫以比竹為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瞽矇吹之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器之尤小者也舉器之尤小尤見樂之所以為備也與商頌嘒嘒管聲同意易於既濟言亨小詩於萬物盛多言魚之微言微物以見其盛多言亨小以見其既濟然則於樂舉其尤小者其為備樂可知矣古之作

樂一音不備不足以為備樂故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然後為備奏矣蓋應田縣鼓鞉革音也柷圉木音也簫管竹音也磬石音也不言金音者以石見之不言絲音者以竹見之不言匏音笙竽有焉記曰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則匏亦以簫管見之也八音以土為主故虞書樂記之論八音皆不言土春秋傳曰為之七音以奉五聲言七音則瓦舉矣記曰干戚而舞

非備樂也此論備樂而不及舞者舞所以節八音也
言八音則舞舉矣不然詩人何以謂之備奏備舉邪
記言金石絲竹樂之器也繼之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蓋有是器然後有是飾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所謂文
采也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所謂節奏也楚
茨詩曰樂具入奏此言備奏者小備謂之具故樂記
於禮言具於樂言備荀卿亦曰終始具而聖人之道
備矣是具可以言備而備不止於具楚茨非論備樂

故止言具奏而已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肅者敬之在心雝者和之在形心敬者其形和則肅雝存乎人樂者審一以定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則和鳴存乎樂記曰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豈非肅雝在人和鳴在樂之謂歟成王始作備樂以合乎祖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故聞其聲之喤喤者其人

未有不肅雝觀其人之肅雝者其樂未有不和鳴記曰樂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於此見矣若夫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僻喬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論樂及此必繼之肅雝和鳴者以謂其人非肅雝其樂非和鳴且不可用於祭祀以感神況可用以感人乎幽有以感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人而我客於止其於永觀厥成也何有舜之作樂戛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卒至於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亦何異此言聲又言和鳴者聲則在樂鳴則取諸物而已梓人為筍虡取贏屬聲大而宏者以為鐘虡取羽屬聲清揚而遠聞者以為聲虡故擊其所縣皆由其虡鳴至於取鱗屬以為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管夷吾之論五聲有似馬之鳴野者有似雉之鳴木者有似牛之鳴窌者豈非其聲在樂

其鳴取諸物耶莊周有之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蓋鐘
聲金磬聲石皆待考然後鳴其鳴也必由其虡而已
學記之言鐘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虞書之
言磬亦曰鳴球而已盖取諸此

樂書卷七十一

樂書卷七十二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周頌有瞽　有客　武　酌

有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昔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滕定公之葬有四方來觀

者觀禮之成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者觀樂之成也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盖樂之一變為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始作備樂而合乎祖不過主大武而已其成於六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封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二王之後國於杞宋其來助祭則賔之而弗臣有客之道焉我客戾止豈特有振

鷺之容善習於禮以永終譽爲哉將以永觀吾作樂之成而已傳曰夫樂象成也者武樂之成終於崇天子是則二王之後戾止而觀成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與商頌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同義觀有客之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特美微子之臣而已是詩所謂我客者亦不過二王之後之臣也言其臣戾止如此則其君可知矣

有客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殺伐之威在征討道德之威在禮樂古之人以射御之事寓之禮干戚之舞寓之樂然則禮樂之於天下有不為人主之威乎葢王者之於禮樂實所以自出也有之固足以為宜二王後之於禮樂非所宜有也有之斯為過矣此有客所以言既有淫威也今夫二王之後在周有不純臣之義非若在庭之臣也以其有不純臣之義待之以不純臣之禮使之統承先王用王者禮樂所以優異之也彼雖得用王者禮樂亦

不過施先王之廟而已若夫非先王之廟而用之亦未免乎僭矣然則魯非二王之後亦得用王者禮樂故閟宮之頌白牡騂剛以為禮萬舞洋洋以為樂者以周公有王者之勲勞錫之以王者之禮樂其有淫威亦不害與二王之後同也

武

武奏大武也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為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

象也所以示志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所以為武不過如此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由是觀之武奏大武則歌武詩而舞之可知矣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鍾鼓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

至於執競祀武王首之以鐘鼓喤喤則武奏大武豈不以鐘鼓耶

酌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所以致太平之治者文王也故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所以立大武之功者武王也故酌告成大武也大武之樂武王作之於前成王述之於後成之有道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成

之之道也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酌之詩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武本毒天下反以養天下者安民和衆豐財之德而已今夫勺水為勺酌酒為酌則酌也者有挹而損之之道焉周之興也建邦啓土於后稷肇基王迹於太王篤前烈於公劉勤王家於王季至文王然後受方以朝諸侯受國以有天下其所以積行累功致王業艱難者無非養天下之道成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可謂成之有道矣其作樂告成而形容之不亦可乎

故其詩曰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

公允師爾公為言事也大武則王事而已其所以衆

允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非私乎一身也成王

酌先祖之道以成之則王事終始無虧尚何未盡善

之有乎是詩不言奏者以其告成而已與武奏大武

異矣不言舞者以維清見之與武奏大武同意矣燕

禮言若舞則勺記言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皆小

舞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大皆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由此以觀周之舞也豈不重武宿夜歟此酌與象所以不言大異乎大武配六樂而謂之大也豈非周之大統大勲至是然後集耶傳曰舜樂莫盛於韶周樂莫盛於酌以韶爲盛則是以酌爲盛是不知舞莫重於武宿夜之説也白虎通謂之周公之樂曰酌一何踈耶

樂書卷七十二